竹隱畸士集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陳若霖

侍讀臣孫球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竹隱畸士集卷十五　　宋　趙鼎臣　撰

策問

定州州學私試策問六首

問國之重在兵兵之命在食自井牧丘甸之法壞而農不知兵兵不務農袖手聚居張頤待飼朝炊之不屬則饑者病矣飢兵之患後世所不得免焉者也方今師出老累虛於西北屢給之用歲時餽餉之費

亡慮以鉅萬計常賦所入不足以為之出而旱乾水溢之變尚未可以逆計而前知也故議者之論每欲厲農積穀為安平永遠之規設官置司歲輒平糴其為長慮却顧之計誠深切矣雖然利孔多端法久生弊富商巨賈因官為市緩則深藏而不售急則倍價以取贏宿貨蓄資乘機奔走馬牛之負四出近郊以是年豐而穀愈貴粟侈而農益耗緡錢徒縻於縣官而恵利不歸於南畝管氏有言粟行三百里則國無一年之積行五百里

則民有飢色使夷吾信知治體則其言豈不可思哉前世調度兵食之法按原本脫去法字今增入備矣或屯師營田互為耕守或開倉平糴痛抑兼并或買爵除罪務實塞下或漕運蜚輓遞相灌輸乘時便事其說疑有揹焉抑使貴不傷末賤不病農下有餘粟而上無乏用平居以求富厚之藏緩急得資師衆之費稽之近古所已行攷之於今而可法者盡備陳之至於充國屯田惟魏相任其計壽昌平糴而望之沮其策其議論得失具可迹也願與

諸君講之以待執事者之擇焉

問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學士大夫鮮有不以是藉其口者本朝仁深德厚百有餘年其所以惠遺天下便安元元皆漢唐之所未嘗有商周之所未到凡所為濟時育物之政尚安有缺而不舉者乎然獨有猜焉閭一不登民輒凍飢歲雖中熟尚或流散發廩之令旁午捄荒之使踵至蠲逋已責移粟勸分而溝壑轉徙

未之絶也烏虖是安可以置而不講哉蓋平糴善政也
而歲設平糴之官常平博利也而州積常平之粟或計
口而給之食或約户以賑其阨收養迨乎廢疾撫視及
於孩乳凡比長之所上里胥之所書郡縣之所奉行使
者之所察治可謂至纖至悉而無有忽遺矣顧其效見
乃不副如此諸君能推知其故乎周官遺人之所積理
三熟之所斂漢耿壽昌之策隋長孫平之議名雖或異
實略施行矣豈獨利於古遺於今哉若夫汲黯矯制非

守常之法予罕貸粟害承平之治而議者又謂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宜皆有說顧諸君子言之也

問以才而任官以官而舉職官之能否治忽繫焉職之修廢利害形焉此校比之政先王所為至嚴而不敢慢也國家席重熙承累洽樞機周密憲章完具守令著考課之式庶官立薦舉之制内執法於御史外分部於監司其為綱目詳矣天子垂心百度鋭於圖治政之未備法之弗完者革而新之有不待旦吾儕雖賤且遠盍亦

相與誦所聞以切磋當世之務乎蓋虞書考績制以三載周官黜陟舉於時巡太宰三歲之所計小宰六計之所兼其法不獨為方國設也漢唐而下畢矣雖然其所以治者蓋亦各有意焉則夫刺史六條之所察光禄四行之所第考功善最之所書與夫京房劉紹之所建明杜恕元凱之所論議其立言行事得無有可施於今日者歟昔李勃為郎自宰相而下皆書其考蓋有意於舉其職矣而識者迺不與之何耶願與諸君稽虞周覽漢

唐折中於諸子之説取其可者而存之以俟有司之擇毋忽

問郊丘饗配之義尊祖嚴父之禮蓋有國之大經先王之所致隆者也周衰史官失書脱簡亡諸儒區區私倡臆決各以其智務推所聞聖上卓然罷黜百家壇於北郊紹我神考有司掌故方有待以行之此故薦紳所既聞也雖然郊必有配配必有主考成命之詩則兼舉二后迹尊祖之誼則第云配天至於周官之書雖禮文具

存而配地之說獨闕焉豈學者之未考歟後世推象類之意始配以帝后牲用豕犬質之於經其果有合歟夫學必本於禮而禮必本於經秦漢之末流宜未足以考信也諸君其著明之毋畧

問國必有史史必有書三代之際而史為世官兩漢以來而史為家學至於近世家學亡矣是非不出於一人論議率資於衆口蓋邈以備官記事而已則後之不及古豈不諒哉書與春秋皆史也至馬遷始合之而後人

莫能易馬遷而後有班固班固而後有陳壽范曄此最彰明較著者也踵而為者蓋日益多雖或善或否要知各盡其心焉耳矣昔人以才學與識謂之三長令諸家之書其文具存所謂才學者誰歟而所謂識者又何也能兼衆長而備有之則信善矣亡乃或得其一而遺其二歟固譏遷於前而曄掎固於後魏收致詆於魏澹韓愈見刋於路隋史之説何紛如也昌黎伯至以仲尼之窮丘明之盲遷固壽曄王隱崔浩之徒刑僇困辱以為

史氏之敝自戒以不為烏虖其然乎其不然乎若夫荀悦之合紀傳張輔之論班馬知幾不可之談李翺虚美之說亦史學所宜講也願并與諸君辯之

問德之厚者流必光禮之盛者文必縟廟祧宗祐之制先王所為至嚴而不敢慢者也於赫有宋誕受天命祖以功建宗以德崇蓋景祐之詔為萬世法炳炳乎睦睦乎斯固不可測已陛下奉承基緒永維仁宗曁我神考功隆德盛而未聞所以尊崇之深詔執事以時定議將

以張閎休揚偉蹟傳無窮施罔極茲甚盛德先師仲尼父所為喟然太息以為又何以加者也公卿大夫薦紳先生之徒方黻飾厥文草奏其事吾儕雖賤且遠然古今成憲具在方冊以義起禮又烏可默而已乎願與諸君講二帝之絕德剌六經之丕式稽參商周逮及兩漢如明詔意以副聖天子孝思烝烝之誠斯亦臣子所樂聞也烏虖其敬之哉

太學私試策題 崇寧

問進功實則人有愜志抑奔競則士無覦心古者分職
以建官因任而考績凡其升黜取舍遷敘進退著之定
令而守以有司蓋不敢以私焉夫然故臣下百吏官修
其方以聽於法勸功趨事而廉恥興行此神考所以制
為選格垂裕萬世蓋不刊之成憲而官人之至式也天
子思至治之本原憚習俗之馳騖比下明詔若稽舊章
煥澤湛恩必參典訓任官命吏稍還有司蓋欲昭明至
公矯革流獘綱紀設於上職業修於下靡然鄉風孰不

知勸雖然銓擇之難政所甚重播告之始士或未孚選掄懲勸之方正今日所宜講也抑將使才必稱官官必舉職人各曉然安於義命之分而服其事守之勤有激昂自奮之心而無僥倖苟得之志以副吾君所以訓迪待遇士大夫之意且使有司奉行得以持久而不敝者願必有說盍相與推言之

策

廷試策 問目缺

臣謹對曰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已安聖人之慮常切於既治古先盛王不以太平盈成為可樂而以常治為難不以垂裳拱揖為多暇而以居安為懼故衛室載牧勲之問總章志有虞之訪謀及卜筮學至芻蕘凡以不恃獨見之聰明而思得天下之忠言嘉謨以濟其治也不惟有以明己善而又有以取衆善不惟有以鑒已然而又有以防未然聖而益聖安而愈安蓋皆出於此矣恭惟陛下承休祖宗合德天地仰奉太母之慈訓懋昭

先帝之盛烈據已安之勢攬既治之俗猶於多士在廷親屈聖問勞謙退託質所未逮此誠陛下推堯舜之用心而使有若卜筮芻蕘者咸得預謀而備問也臣愚不肖草野狂戇妄殫所聞思補聖德之萬一惟陛下赦其昧死臣不勝至願伏惟聖策推兩漢之政鑒方今之治愍大辟之尚衆念寒燠之或差此皆陛下求治之深也臣聞善言古者驗於今善言天者驗於人陛下仁慈恭儉視民如傷置官立司裁省浮費而約賞節用首自宫

掖則非特衣綈履革而已銖金尺帛不妄賜與臺池苑
囿無所增飾則非特惜十家之産而已發内庫之金以
賑凍餒散上供之粟以賙飢饉則非特除慘酷之科著
胎養之令而已應天必以實見異必修德此宜天地之
氣交感旁暢遐邇之氓承風向化俗興禮義而年穀和
熟以答陛下之休德也然間有不能爾者雖臣嘗疑焉
請為陛下陳之臣聞人之怨咨鬱於下然後天之舒慘
變於上故水旱為沴本民情之未和民情之未和由大

辟之滋衆蓋民無常産因無常心則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罪而刑之孟子所謂罔民此不可以不戒也臣竊謂方今有仁政而無仁吏故郡縣之政徒謹簿書有司之臣諱言教化化不下究則民起而觸憲網食不家給則人窮而為盜賊督郵之所獲追胥之所執歲不下以千百數有司徒能据法以當其罪而未嘗諭陛下所以愛養元元之意且思有以教之此不亦有仁政而無仁吏邪刑罰積而嗟嘆興嗟嘆興而變沴作則夫寒暑

差僭豈無自而致然哉昔東海一女子耳刑不以罪猶能感致暵旱況四海生齒之衆而曰死必當辜刑必應罪臣雖甚愚竊未敢謂之然也彼文章二帝因敝承峻濟以寛厚故民氣既協而天理亦應此其所以修而致之者惟陛下以教化爲首務擇良有司而奉行之然後刑辟可清嗟嘆可平而頌聲和氣固將薰蒸旁薄發爲嘉瑞則水旱之變又何見於盛世哉伏惟聖策慕無爲之治敬何言之化又將明賢鄙而平徭賦定法令而清

蠻貊革而正之務求勿擾此見陛下圖政之備也臣聞任官以資格則雖賢有所不伸取人以言語則雖鄙有所幸進此其所以未明也惟陛下稽唐虞考績之典倣周書黜陟之制如此則賢鄙明矣臣聞戸版既久有虛名而增稅流亡不復有詭佃而不征貧以不足而重斂富以有餘而徼幸至於課功調役多寡隨之此其所以未平也惟陛下采師丹限田之議倣唐人口分之法浸復古初毋尚一切如此則傜賦平矣臣聞之易於渙曰

渙汗其大號於巽曰申命行事故先王之令也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公如天地以陛下之聖布美意畫良法合於人情熟講而力行之雖萬世可無敝至於因時移易應變屈伸是乃所以為神化不倦者又何患於屢更哉顧其所設施何如耳臣聞四夷固不可禮誼接也周人上策不過乎嚴守禦走集之利俾其欲寇不能顧臣不許而已陛下臨御首詔疆吏毋得擅興侵略斥堠既明約束素定持重養威隱然有不可犯之勢是以鬼章跳

跟竊據邊壘而亟縛巨魁生致闕下蹈臨洮之城轔青唐之壤雲徹席卷天威四震此誠今日已然之效也臣願陛下謨謀嵓廊益詢遠略采姚崇之意不賞邊功取士燮之言釋為外懼則又何患於不誠而且未清哉伏惟聖策咨勧農之首務訪制禮之盛典欲人不趨利而務節欲士不憚勞而奏功此見陛下講化之勤也臣聞農盡其力在敦本而抑末禮制其宜當緣情而示訓雖然傳曰禮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陛下德為聖人位

為天子則夫以義起禮固無便於此矣而復訪臣以制
宜之道此臣所以遲疑而不知對也臣聞上好節義則
人不勸而自矜朝有爵賞則士雖勞而不憚則夫不趨
利而樂奏功亦在陛下所以鼓舞之而已至如漢之久
任可以課吏治隋之義倉可以禦凶年此善於今而可
先者也兵食之滋廣服用之無制此戾於古而為大者也
善者以漸而復行戾者以緩而除去為政之善宜必如
此凡此數者皆治國之大本方今之急務臣既言其略

美而陛下復策臣以天下之廣黎元之衆慮有未明而當預防者臣於此然後見陛下凡所以問臣者豈徒為無用之空文可喜之高論哉又將深謀遠慮而及未然之得失顧臣之愚何足以識此雖然仰觀陛下即位以來仁深德厚政良俗美務行寛大之令悉懲苛墝之吏元元赤子蒙被天地父母之恩可謂至美然臣竊慮郡縣疏遠之吏或不能明朝廷指意妄謂厭明察而簡易務為優游懦緩之治以至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趨競者

矯以取名偷懦者習以蒙幸玆風一扇流為姑息此臣所大懼也願陛下懲其流而塞其源正其本以禁其末有若宣帝之政信賞必罰太宗之治屈已從諫此消弭之大略臣愚不識忌諱復附於末惟陛下裁幸臣謹對

竹隱畸士集卷十三

宋　趙鼎臣　撰

序

邇英閣無逸孝經圖後序

臣聞二帝同仁並篤親嚴之教三宗異號咸敦稼穡之勤在天子而有尊顧王道之豈易欽若前訓屬於治朝恭惟我仁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睿智秉至德以居位懷小心而事天雖不識不知躬自專於順帝而有典有

則動必謹於貽孫思垂御朽之規用弼凝旒之念時臻多暇化洽無為旰食宵衣不邇色聲之好研精覃思第勤典籍之娱即便殿之深嚴湛天光而肅穆載命邇臣之列俾殫稽古之能來姬孔之嘉謩付鍾王之妙墨以為令往何鑒顧先民之有言人亡則書亦伐柯之不遠其形皇憲用照御屏衆行推宗具載一堂之上四王廸哲凜為百世之師煥經誥以相鮮儼東西而並峙不窺於牖如見其人在咫顔而不違詎方冊之足布又豈止文

章小辨書攷論之一通翰墨徵工寵鄭虔之三絶者哉淵衷所寄寶訓長存代彼元龜匪侔股肱之獻置爲博士寧資口耳之傳方且日就月將神孫聖子三帝共遵於祖武萬年常奉於皇猷新而又新旦以復旦著簡篇而不朽配宗稷以長存宜洛承學之臣用紀無前之蹟聖謩方永謏聞何知賡日月之末光詎施螢爝裕天地之大德姑效蓬心謹序

政和冬祀點檢供張録序

政和丙午冬十一月乘輿將躬圜壇之祀前敕有司各揚其職而某被命㸃檢百官供張之具與夫饍飲之事聖上欽崇元祀事務極重百執事之外特置是職逮於命某實始三人官非常員吏不素具幸無乏之供以慶成則去而之他無復典領故舊章弗存案牘無有取具臨時趨於一切某以不敏備員代匱因人之力粗克塞責念其創造之艱而鳩集之勤也因悉裒取其文自初訖終凡職事所當奉行者科别其書為上中下三篇目曰

政和冬祀點檢供張録玆事雖細然有司之故實太平之丕式守具官者不可以不知也而況國家盛德成功參天並地三歲郊見永永萬年某之區區雖爝火焉方將貽厥有司以為無窮之傳比之儲虞初以待畋獵不猶愈乎於是日南至具官某序

政和重建軍鋪録序

政和六年春某月甲子開封尹臣革奏事殿中建言臣所部都城四廂無慮若干坊坊有徼巡卒合若干人故

嘗築廬以居歲久廬壞或廢徙亡失無以庇風雨禁寒暑卒皆客寄僑處往往託民籬下私買販以自營訟者莫知所赴愬盜賊益玩肆無忌憚甚不稱詔令願下將作以時繕臣昧死以聞皇帝曰嘻獘有甚於此者耶顧將作役多力弗能專汝言可績其為朕典司之因出御府錢二萬緡下開封府如章臣既承詔鳩工揆材相方視此物遠邇規要害有遷有仍或因或革作以某月之甲子凡若干區碁布星列縱見横出股引鈎聯聲通氣

接都人聚觀愕眙踴躍舊舍甲乙之次雜取旁近官寺若佛老之居以為題號久或遷易浸失本真因一切削去訛舛冠以坊名具綆勺儲水器暑以療渴火以濡焚書之於籍轉相付授用校季考稽比以時有可以資備豫者無弗飭也先時無賴之民喜以嚚訟自賢小睚眦即坐廬下并愿良而就拘閭里重愧謝或賄守者迺得釋習以為常長老苦之上謂臣革訟之所聽吏也令公繫而私釋之其如政何命增其禁臣因以詔旨揭諸廬

上他日爭者知繫之不可以茍釋也雖盛氣虛喝終相視而莫敢先訟愈益哀蓋京師者天子之所居四方之所會百官有司之所治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所以原本缺而尊崇之咸所致嚴漢家衛士於周垣之下為區廬説者謂區廬猶今之仗宿屋班固因今言之曰周廬千列徼道綺錯此雖其宫中之制然以内外推之宜略相準矧吾太平極盛之世可使輦轂制度有所缺而弗講歟昔者周人考牧雖薪蒸蓑笠微末細碎咸所紀録罔或

遺漏君子之於政事凡可以為法者不厭其謹且詳也
今幸賴陛下至仁加恵誰何之卒使得聚廬而託處臣
謹縁聖恩裒次前後所被詔令與夫費之要凡器之品
目廬之號名地之阡陌輯而成書目曰政和重建軍鋪
録繕冩奏御以待詔旨頒焉庶來者知聖訓之所自時
葺歲修毋敢不共他日吏欲因縁為姦有所詆欺而按
籍求之可輒得雖至於千萬年可也年月日具位臣某

石敦仁字序

睢陽石敦仁謂東郡趙嵎臣曰曩吾先人名我曰天倪而友人字之曰聖和今天子立極正名以謂天之尊聖之重皆非臣下所宜號曩者申命有司具為禁令既易吾名曰敦仁矣其所以字者惟夫子實圖之趙子曰子所以名毋乃出於易所謂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者邪曰然趙子曰仁者無不愛也而愛莫大於濟今夫見溺者而哭之不若援手而出之哀餓者而悲之不若輟餐以

食之吾子年甚少而才甚高行且用於時矣盍亦思所以為濟者乎石子瞿然曰車軨之糒脯足以活翳桑郡吏之決曹足以高門閭顧臨事何如耳濟豈有多寡小大耶吾子其思之請字之曰思濟

送張氏二甥赴舉序

宋承五季之亂人厭兵革既脫去即飽食而嬉自慶苟免因不嚮於學祖宗閔之始以記誦誘進田野朴茂之士循習既久益猥且衆頃遂增以新科明法令者頗析

律而不談經學者病焉今天子即位乃詔有司設為經律之目兼記誦之業而識其義通法律之文而去其蔽學不拘賢愚人爭趨之然世之䕶前而競進者猶以其與進士者異習共譏焉率常以為可罷余謂請問今之貢士猶古之貢士歟令士之所以自養者猶古所以自養者歟不若是則固未可以妄議而輕誚也且士之公患果安在哉腐儒鄙滯而不通俗吏淺雜而無術令使人有明一經如卜子夏通一法如蕭相國兼二人之長

而用之當世可不可耶法立矣未有其人則是士之罪也非法之過也蓬萊張時中舉仲既習是科終以議者之不與也每竊自愧故余因其將應選於鄉老也為說以廣之子去矣有問子者以余前所言語天子之意以後所言明自守之學則是行也固將有榮耀焉非特蔑愧而已元祐癸酉季春十有一日前進士東郡趙承之序

送林德祖序

政和八年春二月開封府左司録事長樂林徳祖上書告老詔以其官致仕於是徳祖甲子方一周矣一夕屏左右作奏奏成而上妻子不及知也人以其退之勇相與喟然太息下至走卒庸人莫不竊相語曰是翁無所苦何倉卒如是士大夫有不知徳祖者則或怪且疑之客以問其僚趙鼎臣鼎臣應曰子何怪於徳祖古之於仕也行其義焉爾矣幼而學强而仕老而傳禮也然高尚獨往之士至以名聲為桎梏軒冕為縲紲其逃而去

之不啻若遯刑戮決網羅豈必其年之待哉嗟夫士不能輕去就也久矣囿於妻妾之奉餌於斗升之入扶病匿哀白首而不能休此德祖之所以見疑於流俗也雖然不彼之責而此之怪亦何其好善不篤也邪客謝其言之過夏四月丙辰德祖具舟且東府之舊僚相與載酒肴陳車馬餞别於通津門外賦詩樂飲成禮而後去因道其所以應客者載之於篇之首

路寶文送行詩序

元符元年秋八月詔以寶文閣待制知開封府平陽路公遷本閣學士充定州路安撫出鎮定州公既拜命迺賦詩一章具道所以祇奉眷遇對寵休之意已而中朝公卿相率為詩餞公之行首自翰林承吉蔡公合八十六篇咸韶之音發自禁幄而諷誦賡歌偏滿都下公既至鎮因以暇日出示僚屬而有請於公者曰中山實古建國朝廷分命四鎮為一都會平日擇帥不輕畀人觀天子所以命公而公之所以受命者可謂名且重矣而

公卿大夫又相與作為歌詩諭上之志而榮公之事以彰明著見之豈不壯觀巨麗矣哉昔者申伯之式南國山甫之城東方咸以顯德賦政於外而是時有尹吉甫者為之作誦以歌美之其詩肆好至於清風千百歲而下嘉周宣任賢之功而譽申伯樊侯之名不衰者繇崧高烝民之詩載在竹帛故也然則送行之作不獨為公榮抑所以推廣上德布宣皇靈將使後之人恭天子之命而教豕之其風示遠矣盍亦刻之金石以耀諸無窮

乎公曰諾乃命下吏具其事而書之首二年三月八日

具位某序

送胡子偕赴官浦城序

羈旅而去親友貧賤而為小官天下之士以為塵埃汩沒羞恚抑鬱所嗇亡聊而不平之者也吾友胡子偕少以孤童徒步來遊京師凡再補吏得主建州之浦城簿夫建州遠地也主簿卑官也霜秋九月隋堤草黃方且下長淮之驚波絕浙江之怒濤涉吳度粵始至其城扁

舟一葉泊於天涯於是而怨且不懌豈不宜然吾陰察子偕其行甚暇而不遽其志甚安而不煩視之而貌不戚叩之而言不慍非夫守道循理知命之君子素嘗蓄積於胸中者亦安能臨事歷落不惑至如此哉由是觀之則鄉所謂無聊不平者聞子偕之風亦可少愧矣子偕長不滿七尺退然如不勝衣遇人苟相知則心歡喜傾倒惟恐懷抱有所不盡秉興酌酒外忘形骸亦能包容於尋常人言語抵觸順受不校凡一見者識其為長

者爾不知其人内行尤至初罷東陽掾囊亡餘金走數千里挈幼妹而歸擇良族而謹授之勇於赴諾不擇劇易在朋友間顧財利如糞土是決有以自處者吾聞東南多賢士大夫葢將有見予偕者必曰豕之之言猶信

紹聖元年七月二十七日東郡趙某序

記

榮事堂記

宣和元年秋七月相州守臣韓治以疾求去詔以其子

衛尉少卿肖胄為直閣往代其任入辭上曰韓氏世官
於相先帝詔也若父子今繼為守信榮事矣肖胄頓首
謝既至郡作堂於後圃榜曰榮事以志聖訓之寵又屬
某使記其所以然惟忠獻魏王相三朝安社稷功成身
退再為相守熙寧八年薨於郡神宗皇帝命其猶子正
彥繼之詔有司聽其家子若孫一人世世為相吏以護
丘墓著為令今皇帝尊祖嚴父繼志念功所以褒表忠
獻之勳而寵光其子孫者滋厚益隆始自國公追進王

爵復以王之子純彥守相純彥去郡命王之長孫治繼之今肖胄實長曾孫韓氏守相蓋四世矣烏虖榮哉古未嘗有也三代分土建侯以世而不以賢故論者譏焉漢唐以來賢宰相以功名始終者多矣然蕭曹傳國不絕如綫房杜姚宋及身而止區區王謝轉側一隅僅有遺後之澤皆不足與韓氏比惟周公旦受封於魯傳世三十四享國七百年國家於韓氏不封建而貴無國土而富進不失象賢之美退不失擇才之誼使其子孫念

祖不怠人人自進於勲業之餘前者濟其美後者襲其榮則仍世剖符守此相邦雖億載萬年與宋無極可也龜蒙奄有殆不足道而緇衣改作庸有既乎若夫魏王之功德事業刻於金石播於天下者前有晝錦之記後有醉白之文非某所敢議也姑志其所以榮者如此三年十一月朔記

三徑堂記

昔之隱君子常開三徑以與其友人往來於阡陌之間

初不以是求名也五柳先生閒而慕之作歸去來以自見其詞曰三徑就荒松菊猶存先生之言蓋自悲也夫三徑細事耳而先生慨然有就荒之嘆以此知士大夫非獨處富貴為可願也其居鄉里安室廬適其志而不違亦必有所遇合而後獲饗焉如余從軍河東與葛侯相遇於并州方是時侯總麟府軍馬之政以職事至府從帳下數百人建旌旗屬弓刀馬上橫槊論西北二敵事顧視燕雲猶囊中物而興靈巢穴可引手而探也余

固陋然異之後十年余為鄧州守道出南陽聞侯之居是邑也亟往謁之侯方還使者節傳奉祀事於家傾其槖金以作新第開一堂號三徑環麗奧深涼暄具宜顧謂余曰僕少有四方之志遭時承平蒙國厚恩剖符守邊揭節奉使令憊矣太夫人在堂晨昏甘毳之奉不可去旁近將退而息焉以老於斯堂之上願得夫子之文以考其歲月之所始余嘉葛侯砥節奮庸有此武功逮年之彊知佚其躬又凡所為輪奐之美好棟宇之深崇

者思有以娛樂其親匪燕游是供也志同乎古人而樂則過之其可使之無傳也乃為之記某年某月某日東郡趙某記

尉遲氏園亭記

中世士大夫去鄉里辭丘墓攜其孥累以從仕於四方相與目之曰游宦游宦之士逮少而已出投老而未歸顧視其家反若傳舍然至於憊不任事思有所休息其躬然無室廬以庇風雨無田園以給饘粥蓋多有也名

之曰士而身之所饗其微如此此誠何理邪余家本衛東有負郭之薄田有先人之敝廬計其歲時所入衣食之奉雖未充足姑亦可以紓凍餒矣然棄之而從軍不能自休故每每念其説而病焉河間府之東郭尉遲君居之尉遲君者余同縣且姻家也其上世有葬於瀛者君樂其風土遂去衛而歸瀛隱於市廛取什一之羨以給朝夕資用稍饒則又罄其贏餘買閒田於東郭之外披榛莽出瓦礫求佳花美木雜植於其中日課僮奴具

綆缶治灌溉初若兒戲然已而萌者發生者遂朱白青綠爭姸而競秀君欣然樂之稍飾垣墉端徑路築亭於中央以為燕游嬉憩之所余聞而往觀焉尉遲君曰是園也誠褊小雖然力亦勤矣願得紀其歲月可乎余謝曰地之勝方經始而主人之志未艾也待君之木成陰余當有以紀之尉遲君曰陋吾園邪夫物之樂無窮而人之力有限也以有限之力逐無窮之樂將終身戚戚樂未得而憂先之矣嘗試樂其所樂則亦安往而不滿

其意哉故山不必泰華衡霍水不必洞庭瀟湘竹不必渭川淇澳趣於容膝則淵明之南窓優於廣厦遺乎貧富則夫子之曲肱可以夢見周公而不知老之將至矣今僕燕趙一布衣無官守之拘無言責之累方將盡力乎此而不捨也異時花日益好木日益茂亭榭日益修游者日益衆僕且逍遥杖屨俯仰於其下息美蔭而玩流芳蓋將有過者焉車折轂馬流汗叩門而乞漿者非羈旅之客則游宦之士也僕將執其袪而唁之何暇乎

吾園之陋余愧其言卒愕不能答尉遲君笑曰曩將以有激也其彊為我書諸石尉遲君有子詢仁好學而文為邦人所推嘗以選首貢於辟廱是且大其門者也故余既敘其園之所以始而又名其亭曰擢秀者葢將有所待云政和三年春正月朔東郡趙某記

竹隱畸士集卷十四

宋　趙鼎臣　撰

傳

武氏姊傳

武氏姊者余之從父女也嫁於武氏有賢行故志之始余季父處士君資任俠嗜酒能劇飲與閭里相浮沈尤骯髒負氣不肯阿意茍合少折節於人故退居於鄉以財自娛生五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間嘗咤曰吾偃蹇於

時足未嘗越鄉女吾所愛也其可使之逐雞狗走四方耶凡高官厚貲與世之所謂才士少年舉不足以動吾意能與吾老於此則吾婿也媒嫗喻其指一日敬問請曰有某氏子少失父母無兄弟之依愿而柔仁幾不足以有立常願洒掃丈人之門而自託焉家貧無錢財以自通故不敢也敢敬以聞老人惇直不疑事喜曰是安在予亟以來於是受幣歸武氏既進見則醜丈夫也左目病不能良視言吐鄙野出口輒笑人處士大恚怒為

之累日不食母夫人懼其戚也漫為好語以勸勉之陰
敎戒武以拜起節度使襲衣冠從士大夫游處士顧亦
無可奈何矣怒亦益解然吾姊怡然修婦道接夫屬甚
敬未嘗有纖芥見顔閒也父母亦察憐之粗用滿意處
士君既卒武益放弛無忌憚盡壞其家之產日日飲博
叫呼市井中縣令捕而繫笞之母夫人大以為愧奪姊
置之家痛絕武不復通會余從兄調陜縣尉將奉太夫
人以行聚族謀曰武不肖其材不足託也且刑餘之人

不可以久辱吾女必逐之於是置酒悉名會羣兄弟酒半太夫人好謂姊曰武郎何其甚者身裸袒受辱耻及吾門令觀其意不少衰吾老矣將欲暫别誠不忍見若之凍飢流離貽先人羞奈何因悽然泣下姊收淚荅曰某無狀為大人憂武誠庸下然夫婦之好無若也且大人既以女與之矣獨奈何中道棄之乎彼縱不足惜嬰兒何罪語已復泣余時在坐越次起曰姊幸聽弟言夫婦本以義合非若父母兄弟不可割絶也且絶有三昔

賤而令貴不可也曩貧而適富不可也彼則無罪我乃棄之不可也夫垢莫大於遭刑辱莫甚於毀身彼形質已虧缺矣何論夫婦且恥父母羞鄉閭終身困窮不知誰託此姊之所大苦也眷戀遲回懦不即決持小不忍以逆太夫人之義命此姊之細行末節也詩云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今日之事嬰兒何有哉姊正色曰若呫呫何為者我不讀書不解若所言第知先人以我歸武氏矣尚何道因歸閉户泣不復語太夫人默然不樂遂罷

會既而察其不可奪也乃復召武厚給之財而以姊歸
馬太夫人既行姊與武僦屋一楹而居之用具留金不
半歲輒盡則至操井臼執滌濯躬臧獲之役不憚也而
武之儻宕亦自若焉里閭見者莫不太息或聞而非之
以謂拒母之命不可以為孝私夫之愛不可以為義甘
身困辱則非智屈意於苟賤則無勇古所謂婦人之仁
者蓋近是邪余應之曰吾姊賢婦人也節過共姜伯姬
矣如息夫人孟光之徒蓋不足道也或笑其言之過余

曰共姜伯姬夫死而守義甚者至於殺身是所謂計
畫無俚者耳如吾姊之義夫有可絶之罪親有可從
之命而不絶不從卓然能守其志所以趨舍輕重皆
中義理其處之不既難哉且婦人以順正為行果不
在於殺身彼或至於殺身云者皆遭其變而不幸者
也而世之言烈女者必殺身焉取之是使顔淵原憲不
得與龍逢比干並見述於後世也豈不悲歟息夫人之
行吾既醜之若孟光云者德適足以配其夫耳豈與吾

姊之失身於庸人者比哉世之學士大夫服儒衣冠誦先王語其講聞義理之論熟矣一旦臨小利害僅如爪甲彼不狼顧猶豫倉皇而失守者幾希矣況下於此者乎吾姊之事未易為俗人言也故余竊志之以自警焉

頌

敕賜瑞應堂頌

皇帝既成明堂之歲夏六月內史臣革建言陛下德鉅功崇天報地荅珍符祉物瑰瑋概穰臣待罪輦轂歲贏

二時自天府達於甸邑獄以空告者總若干日金珠貝
寶幣帛器用之遺馬牛豕羊之逸遇諸塗弗敢有而以
聞於有司者合若干人禾同穎麥兩歧木連理瓜並蔕
果駢實蓮合跗黄紫之芝飴蜜之露合於圖書者凡若
干種茲實陛下至治馨香黙所名格聲和氣和諸福並
應而王畿所臻獨多如此神明來諗以示德意鳴虖休
哉所未嘗有也謹按前代故事歸禾嘉禾周以名篇黄
龍神爵漢以紀年臣不勝大願即府之巽隅作為新堂

榜以瑞應則聖天子閎烈休美不待誦說而自著見於
以風示四方震動耳目貽萬億年實甚盛德事敢昧死
以聞制曰可臣某拜手稽首而獻頌曰在天地間元氣
空濛運轉寒暑作興雨風其協而和降祥惟休厥沴以
乖其證曰咎蓋天不言而示以物寓其幾微以諗治忽
在帝飭華鳳凰來儀嘉禾來年有周是貽河弗出圖孔
用歎息明王不興麟以狩獲於赫我宋受命于天八聖
一心以德勝殘暨於政和仁及草木集於大成以有百

福百福祁祁如泉之滋雖溥四海實始京師惟此京師
暘雨時敘俾爾乾溢澤為甘露惟此京師黍稷如茨俾
爾枯槁茁為靈芝惟此京師孝弟忠和俾爾庶閱合為
嘉禾惟此京師刑措不試俾爾呻吟散為和氣和氣隱
矣孰克知之視此瑞物孰為為之臣某稽首惟皇之功
天之協應罔有弗從臣某稽首天子聖明小大之獄靡
不以情輦轂蚩蚩皇自訓迪克臻於和孰識帝力民則
陋矣天固識之降福穰穰帝用錫之有斐新堂以覺瑞

應於萬斯年天子之慶

銘

硯池銘并序

余昔在會稽歙人俞辯之應中贈龍尾硯池一坦然而平無有隆窪酌水注之適可而止余寶而銘之曰不橢以為圜不倚以為傾不坳以為虛不垤以為盈如矩之方如砥之平蓋介然質而已爾匪畸士其孰明乎

新鏡銘

目寓於面面為目宅相依以存而莫自覿物必智創金鎔匠革湛然圓明始見顏色向也忘我茲焉目擊貴賤何領妍媸自得澹乎忘言相對以默

贊

擬作諸臣傳贊

獻肅侯侯以節自許任責於言不畏強禦羌跳於邊再拜請行勇於誅征弗潰厥成功名之難古則尚矣克榮其歸是謂受祉 韓絳

括之逢辰自被疎遠有猷有為甚博且辨專對不辱護
邊實勤彼儇弗圖亟覆其軍責師之嚴帝以行法債不
復興維命之路　沈括

王於西征誕震厥武維時慶人冞入其阻媢弗克協稽
以敗謀幾克而失遂緩天誅五方分次裕獨徑進故雖
亡功終屈邦憲　高遵裕

鬼章睢盱闖我藩籬帝命捕之如挐嬰兒維時謀臣雄
也畫策宣力四方至皆有績賞不酬功天子所嗟既晚

而逢寵禄是荷 游師雄

予韶彬彬刻意於文好古求是老而益勤長於道山歲暮晚晚没有遺榮於仕為顯 王子韶

世承於平地入歲闕維唐守臣實懋厥績民賴其利帝喜其功畇畇新田嗣有顯庸 高賦

孝寬循循濟其世美勤於四方使轍有指遂躋宥密逮養其親維恩之隆以篤舊臣 曾孝寬

獠夷逋誅再將輒逸時儆時中幾失師律遂殿南服治

仍有聲死無嬴財可為世程 苗時中

自下劘上諫臣所忌帝之於繪蓋猶父子雖脫而譎其言實行烏虖君乎堯舜之明 楊繪

儒者之疵文勝其質侃侃喬生甚介且直布衣蔬食操不改貧其於為政則甚愛人投之汶荒卒以勤死養民也惠可謂君子 喬執中

畫虎讚

有眈其威弗噬以搏顧而呼風聲振林壑陋哉丹青既

朽而剥狐狸過之其尚膽落

西南夷贊

蠻之息荒鳥棲獸羣種别類殊用多弗賔熈豐懐柔日闢百里納土獻琛内向請吏乞第之逸師不慮全帝有密書凱呼而旋聖燭幾先屈信如神輯其本末以詒後人

七

七進篇并序

奕方作真遊子賦相酬荅意若慕古作者念其無所依倣戲為七進以示之

歳在荒落月紀中吕竹隱老人晝卧於家愴悢鬱悒眊懵寂默沈吟增欷寤寐太息兒曹憂之聚而謀曰翁之戚甚矣盍相與寛之於是推次序列承意屬詞長跪稽首造於燕私奕奉觴進曰竊聞夫子若不釋然令視玉體無恙也而戚見顔間矣憂能傷人耗氣損膚悒然不樂無以為娱孺子不敏薦壽可乎老人曰汝將何以語

我哉奕對曰食味所御必以其鄉宜城之酎美聞四方
色若沆瀣味若瓊漿盛以黄金之注酌以白玉之觴濡
脣歴齒酷烈芬芳雖夏禹惡旨酒姬公誥妹邦咸歆馨
而吻燥悔初論之不詳愚聞惟酒可以忘憂請得與翁
嘗之老人曰酒之為禍大矣吾不願也玟以槃進曰玩
好所薦當以其家有美芍藥自洛之涯方春閟艷既夏
敷葩朱朱白白掩日韜霞於是東方作矣朝露未乾摘
以纖手貯以金盤璀璨瓊爛清芬若蘭桃李不敢矜其

艷色芙蓉失志而摧殘此亦天下之麗觀也可為翁發一笑之歡乎翁曰物之為累深矣吾不願也京操已進曰有客西來自彼河湄遺我雙鯉纖鱗素肌揮刀紛紜膾如縷絲芼以秋橙漬以醇醽吉甫嘗其旨否張翰視其調膈不必三牲六禽五鬲八珍舉箸大嚼雲飛雪落可以頤神養精蠲疴去瘼為翁計之莫如此樂老人曰味之為毒厚矣吾不願也方捧甌進曰世有靈芽産夫甌閩厥包祇貢貴於上春其始至也天子先嘗之而後

頒於六宮旁及四鄰遺緘餘篚曁茲庶臣則有翔龍之品密雲之珍團不方寸價兼百金隱以金椎碾如玉塵薦以建安之醆烹以惠山之泉蟹眼初泛浪花已飜可以析酲可以除煩可以輕身可以延年劉伶嘗之而削酒德之頌武皇啜之而棄承露之盤此固高士之所宜躭也老人曰茶之為功薄矣吾不願也奇舉奕局以進曰方事之間憂來無端敬効薄技請為翁歡夫分疆畫界先王所以正封域也設白置黑君子所以辨賢愚也

合伍相耦有成周藏兵之制馬克敵禁暴得三代用師之法馬深謀遠慮批隙擣虛伊吕之智不能踰也解斸潰圍應變出奇賁育之勇無所施也方其踵進爭先推鋒直前勝負未決怒膺拂然雖疾雷破山而恬若無響飄風振海而晏如不聞樵夫於是爛其斧柯牧奴於是喪其羊羣況直纖芥眇小惻愴酸心者哉翁又樂此其何憚云老人曰圍碁擊劍反自眩形少或有之壯夫不為也亢以博具進曰日云暮矣孺子須矣今我不樂祇

自癯矣博雖小道亦可娛矣夫喑嗚叱咤則怯者靡也

左拏右攫則慳者忌也成梟呼盧吁可喜也一擲百萬

了不計也俄無而有倏富而貧振臂一呼則劇孟失色

憑陵大叫則劉毅喪精裒甫不得輕其阿堵首陽於是

喪其清名固可以破難舒之慘開易結之顰矣請翁强

起而臨之老人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賢於已爾吾又

憊甚所不顧也於是幼子肓進曰羣兒之言皆非也夫

厭湫隘之室者必喜高明之宇苦煩暑之酷者必喜清

泠之風夫子無事終日不怡是殆有隱憂者耶而兒曹乃邀之以酒漿玩之以戲劇是由汩泥而濯土也秖以增其汗漫耳盍亦以雅言静樂娱夫子乎請薦其鉅麗也維南有竹焉夫子之所種也其下有屋焉夫子之所隱且廬也聚書其中夫子之所儲也明窻静几夫子之所朝夕宴坐而起居也六經愔愔足以醉夫子之心不必麴糵之昏惑也諸子百家擒英掞華足以悦夫子之目不必草木之妖艷也飽其德足實夫子之腹豈若鱗

介之膻腥哉味其詞足以滌夫子之慮豈若牙蘖之滴
苦哉採春秋覽戰國考論秦漢逮及隋唐有安有危有
敗有成其於弈孰多積萬卷於胸中聚千古於目下王
侯將相由此出也其於博孰富諸子曾不是察宜夫子
之厭聞而倦聽之者也盍亦强往遊乎於是老人釋然
笑曰有是哉吾與育也俄而起既起而病良已

乾隆御覽之寶

謄錄監生臣任溥
謄錄監生臣黄鐘